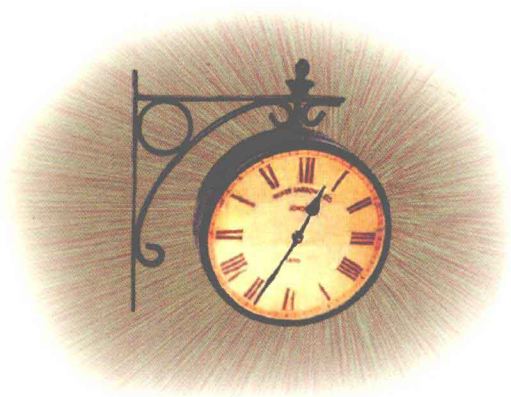


流转时光的爱

李黎
著



白山出版社

流转时光的爱

LSU ZHUAN SHIGUANG DE AI

李 黎 著

白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流转时光的爱 / 李黎著. — 沈阳 : 白山出版社,
2010.6

ISBN 978-7-80687-773-9

I. ①流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-中国-
当代 IV. ①I 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04307 号

出版发行:白山出版社

地 址: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 23 号

邮 编:110013

电 话:024—28888689

电子信箱:baishan867@163.com

责任编辑:王婧媛

装帧设计:王 琪

责任校对:杨 顺

印 刷:丹东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145×210

印 张:8

字 数:222 千字

版 次:2010 年 7 月第一版

印 次:2010 年 7 月第一印刷

印 数:1~3000 册

书 号:ISBN 978-7-80687-773-9

定 价:20.00 元

目 录

第一辑 军歌

不逝的炮群 -3

流转时光的爱 -6

婚礼 -10

境界 -12

黑白李 - 16

一次特殊的“长征” -20

哨所 -23

蜜香 -26

想念饺子 -28

烤土豆 -30

难忘方便面 -32

鬼子姜 -35

- 38- 老军被
- 40- 墙外
- 43- 境由心造
- 46- 我在湖边等你
- 50- 赵科长
- 52- 一位诗人
- 55- 白城故事
- 59- 战友,我欠你一个情
- 62- 狗日的洋酒
- 65- 边防的天空为啥那么蓝
- 68- 山那边是海
- 71- 我家的月亮总不圆

第二辑 时光

- 75- 小时候
- 83- 佛家
- 87- 庄院一日
- 89- 听火车
- 92- 大伙房里的鱼
- 95- 遗失的鹤群
- 98- 幸福的小药盒
- 100- 啊,夏天

品味读书 -103
足踏月光 -106
雅品与俗饮 -110
牵手 -113
父爱 -116
母亲的财富 -119
父亲的村庄 -121
雨中,那依稀的身影 -124
碎湖 -127
净土 -130
水塔上的风景 -132
三笑 -134
妹妹 -136
怀念H君 -139
梦里桑榆 -142
逍遥游 -145

第三辑 人间

金佛 -155
手 -160
烟事 -163
文友 -166
二叔 -169

172- 笔杆子

174- 爱好

177- 人物

180- 大巴

183- 疯女

185- 醋熘白菜

187- 外面的风景

190- 年夜

第四辑 世相

195- 一品红

197- 寂寞如酒

199- 还我清白

201- 删除烦恼

203- 北京的鸭子

205- 央视的盒饭

208- 再给一只方便袋

210- 害怕过年

212- 城市的雪

214- 一分钱

216- 怀念市场

走过斑马线	-218
乌鸦进城	-220
一件小事	-222
老实人也吃香	-224
求人办事也不难	-226
培养高雅的娱乐艺术	-229
“春丽”的倒数第二	-232
君子之交淡如茶	-234
善饮寂寞	-237
领悟成功	-240
超越自我	-244

第一辑

军 歌

不 逝 的炮群

当过兵的人,喜欢把从军的岁月比做是戎马一生,父亲就是这样的人。父亲那身军装穿了大半辈子,但从没骑过马,父亲是炮兵出身,同炮打了一辈子交道,应该算是戎炮一生了吧!

父亲爱炮,他能清楚地记得各类火炮的型号、口径,各种炮弹的弹道落点。却记不准我的生日,我便一度认定父亲爱炮胜于爱他的孩子。小时候的节假日里,别人的父亲都会领孩子上公园玩,而我的父亲宁肯跟那些冷冰冰的火炮待在一起,跟那些像他一样痴迷火炮的兵们滚打在炮场上。我同父亲亲近的机会,就是骑在通信员的脖子上到炮场找他。被他和那些有胡子没胡子的

叔叔们用粗糙的带着火药味的大手传来拎去，像对待炮弹一样把我甩到高高昂起的炮管上，任由我尖叫着顺着炮管飞驰而下，跌落在他们炮弹一样炸开的朗笑声里。那时家里的墙上总是贴满花花绿绿的军事地图，最开心的事就是跟在父亲屁股后面拿着红蓝铅笔在上面标图，父亲画的是胸中一场波澜壮阔的战役，而我画的是小鸡小狗铁臂阿童木，当然最后结果是被父亲发现，夹在他的胳膊肘里噼哩啪啦地被打得屁股开花。

父亲在那次有名的百万大裁军中，与他的炮群彻底告别了，父亲所在的炮师精简整编，他要么转行，要么转业。那些曾立过赫赫战功的高炮型号已经老旧，也面临着“退役”。我清楚的记得，那天傍晚，喝了很多酒的父亲呆立在炮场上，一排排高昂着炮管的火炮同父亲一样静默在夕阳的余晖中，父亲一手抚摸着炮身一手揉搓着我的头发，泪水落在我的脸上，落在沙尘滚滚的炮场上，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刚强的父亲流泪。

虽然父亲改行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了，但每年他都要在百忙之中抽出一些时间到基层去走一走，一个是工作需要，更主要的是他想再到部队去看一看炮，凡有演习拉练，父亲总要想方设法赶到现场去，回来便绘声绘色地向我们讲起战场上万炮齐发的壮观景象。同时又对我当初没有考取炮校子继父业而耿耿于怀，尽管我现在的工作也干得不错。

金秋时节，我与将退休的父亲同行再次重游故地，过去的炮场依旧存在，只是再没有一门门高炮昂扬待射，过往人等也不再是曾经的面孔，捏起一把炮场的黄土，不禁唏嘘时光的流逝，那片伟岸的炮群，那些在炮群中玩捉迷藏的小伙伴们，还有父亲和他的兵们留在炮场上的笑声、操炮声、口令声，似乎又色彩缤纷地呈现在我跟父亲的眼前，看到父亲眼中满含的泪花，我仿佛读懂了父亲和他心中眷恋着的炮群。

半夜醒来，看见父亲正倚在窗口，静静地聆听着什么，良久，他幽幽言道：“你听，是部队在打炮呢！”我听了听，笑起来：“哪里有炮声？瞎说！”父亲立刻反驳我：“明明是炮声么！我是炮兵出身，还

听不出来吗？”面对倔犟的父亲，我不想再说什么。立于窗口两鬓花白的父亲微闭着双眼在聆听中沉醉的表情令我着迷，其实有没有炮声都不重要了，因为父亲心中的那片炮群从来就未曾远逝过，只要心中的炮群在，那阵阵隆隆的炮声就会在父亲记忆的耳畔时时响起……

流转时光的爱

他戎马一生，经历了无数的血雨腥风，戴着一胸的军功章，光荣离休。

她救过他的命，在打锦州的一次战役上，他记着她，感激她，后来，娶了她。她无怨无悔地跟着他走南闯北，经历了许多磨难和人生的大起大落。他说：没有她，自己活不到今天。他总觉得对不住女人，他把大半辈子的身心和全部的爱都献给了部队，对她，却欠得太多。现在离休了，住进干休所，他要让她享享清福，过几天好日子。他对她说：“妹子，这么些年都是你为我打洗脚水，现在开始，我给你打。”她笑了。

他们的好日子并没有过多久。她开始变得健忘，先是烧水

忘了关煤气阀,再是丢失了家门钥匙,然后常在炒菜时忘了加盐,或者盐加了又加。开始,他们并未在意,以为是上了年纪的缘故,直到有一次,他和医护人员在干休所的后花园里,找到了伏在石凳上泪流满面的她,她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

“可能是阿尔兹海默氏症早期……”他的脑海里响起医生的话:“这是一种引起大脑退化的疾病,严重影响患者的记忆和性格,目前尚无药物和有效疗法可以控制,随着病情发展她会慢慢忘掉过去的事,认识的人,直至……”他曾经在战场上从容面对枪林弹雨,也曾乐观面对造反派的残酷迫害,经历了一场场大风大浪,他觉得已经参透了生死和多灾多厄的人生,已经没有什么能吓住他、让他震惊的事了。但是,现在,他忽然感觉到自己的衰老和无力,这位叱咤风云、德高望众的老军人,在年轻的医护人员面前、在与他共事多年的老战友面前,哭得像个孩子。

“你是谁,为啥待俺这么好?”她常常这样问他。他笑笑,为她梳头,为她洗脸,为她打洗脚水。“妹子,俺是你哥呀!”很多年前,他把他的命从战场上救回来,他们之间产生了爱情。那时,她羞涩地叫他哥,一直叫了好些年。他听惯了,从部队上回到家里,听她叫一声哥,心里就像打了场大胜仗一样甜美舒坦。可是现在,她已忘了他是谁,忘了他是她的“哥”。

他觉得遭遇的是有生以来最难打最难预料胜负的一场硬仗,他碰到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敌人,即使他手中握有百万雄兵,即使他胸中藏有千种战法,却对疾病束手无策。疾病像可怕的窃贼,偷走了人的情感、灵魂和记忆,令相濡以沫五十余载的老夫妻形同陌路。军人家庭的分分合合本是常事,他跟她早已习惯了在思念的夜晚遥望十五的月亮,但这次,他们能够天天见面,生活在一起了啊,却感觉不到家的温暖和彼此的心。她会忽然地情绪不好,常常莫名地落泪,哭着问他:她这是在哪里?她想回家……他唯一能安慰她的,就是将她搂在怀里,轻轻地摇晃。

这之后的许多个日子里,干休所的人们都能看到,一对鬓发斑白的老夫妻,手牵着手,在洒满阳光的小径漫步。夕阳的余晖里,

他们依偎在丁香丛边的石凳上，老太太神色安详地靠在唠叨絮语的老头怀里，脸上时不时地浮现出少女般羞涩的红晕。他感觉现在的生活真是奇妙：他一度以为疾病正让她一点点离他而去，恰恰相反地，他再次感到了初次遇到她时的喜悦。是的，现在的他们，仿佛是刚刚相识的恋人，一切可以重新开始，从头再来，他终于有机会重拾愧欠她好些年那份爱，从郑重地介绍自己的名字开始。他给她讲年轻时候的事儿，她睁大了好奇的眼睛，一眨不眨地听。他觉得时光在流转，在倒回：他又成了那个走起路来虎虎生风，打起仗来命都不顾的尖刀连连长；而她，是梳着两条乌油油的大辫子，爱唱着歌走路的战地护士。那次他采下路旁的雏菊送给她，她又是喜悦又是慌张地接过来：“啊，这可怎么好，这可怎么好？”他感到青春活力又回到了苍老的身体里，在那个溢满花香的月夜，他像年轻的小伙一样笨拙地吻了她，她扭着衣襟，羞红了脸。

这一年的秋天很短暂，第一场秋雨落下的日子，他们的家从干休所移到了病房。她和他的病房遥遥相望，隔着一条长长的走廊。他那时腿脚已经不很利索了，仍旧坚持每天拄着拐棍来看她。他用颤巍巍的手把窗台上枯萎的花束取下，把清早散步时随处采来的小野花一枝枝插到花瓶里。她在白天的大多数时间经常陷入沉睡的状态，但在每天清早，他到来的时候，她都会准时睁开眼睛，用一种既陌生又亲切的目光，安静地看他拔花，插花，摆花。然后他把拐棍放在床边，在她身边缓缓坐下，轻轻握着她的手，开始唠唠叨叨。她感受着他手心传来的温暖，含羞地闭上眼睛，再次沉入睡眠中。

病友在满是露水的小径边发现昏倒的他时，他手里还紧攥着几枝金黄的雏菊。

他躺在病床上，恍然做了很久的梦。他在漆黑的梦里听到自己妹子的呼唤，拼命挣扎着睁开眼睛，看到了刺目的阳光和满屋子关切的目光。小护士告诉他，他昏迷的那几天里，她来看望过他，谁都没想到，卧床已久的她居然站起来走路了。但这之后，她便陷入了更深程度的昏睡。妹呀！他的一声低唤，叫满屋子的人都落了泪。

那个夜晚，月光朗阔。谁也不清楚，他是怎样拖着偏瘫了一半的身体，扶着墙根，喘息着一步一挪地走完那么长的走廊，谁也不知道，那个夜晚发生在病房里的故事：当他轻轻握紧她的手时，看见她在清朗的月光下睁开了眼睛。她的眼睛又大又明亮，手心暖暖地，缓缓地握紧了他，他听见她说：哥……我想你呵……

清早，人们发现了病房里的老夫妻，他们的双手紧紧相握，脸上浮现着心满意足的笑容，他们相依相偎在一起，睡得很香，很沉。